

张春桥同志在济南軍区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五月)

这次軍委会議尚未传达,大家認識不清,有不同的看法,这是不奇怪的。現在全国、全山东省文化大革命的形势一片大好,而且越来越好。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綫更加深入人心,群众运动已經发动起来了。看形势好不好,主要是看群众发动沒发动起来,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否轰轰烈烈地发展起来。四月六日軍委十条命令把前一段工作中碰到的問題都解决了,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

現在全国运动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有的地方已經夺权,共六个省市,他們所面临的問題和沒夺权的地方不一样,有很大的差距。安徽、福建、江西已軍管,黑龙江省軍区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是从去年八月开始,他們与地方的关系一直是比較好的,有的地方也出現了一些問題。山东总的形势也是大好的,大家意見一致,二·三夺权比較早,成立了山东省革命委员会。这是由于毛主席的領導,中央的支持,也是山东革命群众长期奋斗得到的結果。山东的夺权与軍队的支持是分不开的(这一点沒有分歧),山东部队建立了功勋。解放前,中国武装革命的胜利和十七年来所取得的成績,中国人民解放军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偉大的人民解放军保卫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地、富、反、坏、右分子不敢公开的大規模的破坏文化大革命。夺权后,山东部队又积极的参加了三支、两軍,取得了很大的成績,非常愿意把工作作好,这是主流方面。缺点錯誤是支流,具体問題差距不少,三方面有共同利益,形势是在緩和的,不是逐漸对立的。杜春胜同志連夜布置大标語是对的,是正确处理两方关系的。有人說:我們军队和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关系如何如何,是不对的。省革命委员会是三結合的,有部队代表参加。緩和一下,各方面都采取了措施,軍区党委三条很好,很及时,否則对革命,对我們的人民都不利。矛盾是客观存在的,現在碰到的是人民内部矛盾,军队有支左夺权的經驗,有了經驗就好办了。矛盾总是存在的,矛盾处理好了,革命一定会向前发展。部队介入地方的時間很短,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沒有真正理解,出点乱子沒有什么了不起。有了經驗就使坏事办好了。

毛主席四月二十三日提出两个問題:(一)改进工作,虛心听取群众意見,不要怕批評,全軍在批評过程中将会正确地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相信大多数干部和群众,这是最基本的一条。开一些小型談心会,促进相互了解。(二)四川錯誤比較大,抓人多,打死了人。毛主席批示:“犯錯誤难免,只要改正了就好了。”他們改变很快,把人放了。毛主席又說:“现在另一种思潮又起来了,弄的军队支左下不了台,灰溜溜的。要沉住气。实事求是的承认錯誤,公开向群众检讨,立即改正。军队和群众双方都进行正面教育。现在这股风不会比二月份更强了,军队和群众都有了經驗。”八条命令前群众冲军队犯了錯誤,把群众組織打了不少“反革命”。現在要沉住气,不要听不进批評去,沒有什么了不起,对过份的話不要計較,誰說話都有那么准确?革命委员会常委多数也是群众組織的代表,军队同志和革命小将接触的少,不大理解,要耐心的听批評。我們中央文革挨攻挨批評是經常的,去年十一月去上海处理北上告状問題就是这样。和革命造反派不打这样的交道,不容易过关。越攻的你厉害,你就越找他們談話。貼你几張大字报,沒有什么,是有好处的,遇事要沉着。我們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中确是沒有經驗。你們和小将的关系搞好了,就会觉得他們是可爱的。現在小将們比过去的游击队好带多了,老紅卫

兵軍齡还不到一年，打、砸、搶有什麼關係，有現在這樣的覺悟就不簡單了。有些事你辯論不過他，他們毛主席著作是學得不壞的，我們總是要相信大多數群眾和幹部。不要人家說你幾句，就攻擊解放軍。批評中央文革不一定是反革命，讓人家把話講出來。關係好了，問題就解決了。

軍隊一定要站在左派一邊，山東省革命委員會垮了台，我們臉上就抹了灰，我們想盡一切辦法使她鞏固，掌好權，用好權。部隊支左，誰是左派，不一定一眼就看准。有時支持錯了，情況很複雜。有的組織過去是保，後來不保，以後又保。有的組織家保外不保，也有的外保家不保。不能一口咬定我支持的都是左派。

對打、砸、搶，要具體分析。山東省委過去對保字號組織很關心，造反派要什麼都不給，打、砸、搶免不了（我們並不主張）。打傷、打死人不好，但他硬要打有什麼辦法！林副主席說：“不出亂子是可能的，革命不能那樣文質彬彬。”實際上文化大革命到現在傷亡很少，不如一個戰役。最近流行性腦炎，全國死了×××人，山東死了××人。打、砸、搶那裏會死這麼多。我們有的同志看到很難過，但是不可避免的。黨中央從來沒主張武鬥，你講歸講，碰上事就要動拳頭。

對黨員的認識。不重視成份是不對的，因為我們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但是，看一個組織成員，主要是看兩條路線鬥爭中究竟是站在哪一邊，我們的黨團員大多數是好的，有一些表現很好，有一些表現不好。打倒一切，懷疑一切，是錯誤的。但是，黨又不是鐵板一塊，不是生活在真空中。劉、鄧、陶就不是真正的共產黨員。黨團員、勞動模範當保守派的不少。他們受《修養》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影響，中毒很深，越“修養”越糟糕，什麼“馴服工具論”……很壞。毛澤東思想沒扎根。有些老黨員在加入黨時就不是真正的共產黨員，社會主義關就過不去。有些勞動模範原來的地位變了，有了權，不受壓迫了，人家起來革命，他覺得應該維持舊秩序，不要再革命了，便保起來。山東也有這種情況。了解成份是一部分，但更應該深入了解他們是站在哪一條路線上。我們不能單純的強調黨團員多、積極分子多，就是左派；有的組織，有個人成份不好，打、砸、搶，就認為是右派，這種觀點是錯誤的。不要老是堅持這種觀點，要以兩條路線鬥爭為綱，要看大方向。

軍隊影響太大，幾句話就可以把一個組織搞垮。內蒙古就是支持了保守派，中央去調查，保守派還把中央的代表包圍了，很猖狂。後來部隊認識到錯了，但是戰士改不過來，和保守派一起上街遊行。你們不要以為錯誤不大，發展起來形勢就不同了。

今天街上好多標語是擁護解放軍的，但我感到情緒不對頭，是保守派的標語。我就是這樣感覺的，他們企圖挑撥解放軍和造反派的關係。我們部隊同志要冷靜的想一想，是否是这样。我們和造反派接觸太少了，不了解他們的感情。根據中央支左五條中的最後一條兩條路線鬥爭的學習，批判劉、鄧等，現在都應該很好的學習一下，這樣對辨別左、中、右是很有好處的。

軍隊進營房後，與群眾關係不密切了，要到工人造反派、工人指揮部、紅衛兵指揮部去，同他們交朋友，懂得這些人的感情，知道什麼是造反派了。不要聽一些人說“解放軍好”就飄飄然。“罵”我們的可能罵對了，“頌”我們的不一定是革命派。每個人都要受考驗，特別是領導幹部，在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中，都要改造主觀和客觀世界。不要光看一些毛娃娃，他們有些事情比我們聰明，讀《語錄》不就是他們興起的嗎！毛主席從來不責備紅衛兵，非常關心愛護他們。對他們要看主流，要看大方向，他們是很聽話的，要信任小將，他們從小就是叫“解放軍叔叔”的，是我們非常可愛的下一代。我們相信他們能改正自己的缺點，要相信幹部和群眾的大多數，包括王效禹同志，他基本上是個好同志，是全國第一個向毛主席提出不要群眾鬥群眾的，這是很不簡單的，我們應該支持他。他有很多困難，我們要幫助他改正缺點，壞人是藏不住的。劉少奇那麼高，都拉下馬。要

相信群眾。你說是壞人，群眾不承認，那是我們看錯了，我們要堅決支持山東省革命委員會，支持革命組織，支持革命幹部，有事多商量。我們都是革命同志，這三種力量結合起來，我們就無敵了。如果山東戰鬥×××不好，就沒有辦法打仗了。如果把權力掌握在保守派和壞人手里，群眾就發動不起來了，要當心壞人挑動造反派與軍隊的關係。現在軍隊撤回來，總結一下，將來支左會搞得更好。

由於情況了解的不多，三方面都有願望把關係搞得更好，要按照主席指示，發揚成績，改正錯誤。山東的文化大革命在全國來說，還是走在前面的，要把工作很好的總結一下，把下段的工作搞得更好，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山東省委黨校紅色造反派指揮部《軸靈魂》轉抄）

（濟南市人委大聯合總部市經委紅色造反派67.6.13 翻印）

王效禹同志講話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九日）

我正開着會，陳雷同志，穆林同志，莊副參謀長，臨時要我來講話，我確實沒的講，我不了解會議的情況，實在不好講，大家非叫講不行，這話真是不好講。我正在開着會，滿腦子是別的會的情況。

大家很關心我們山東文化大革命的情況，現在出現了很多問題，對這些問題的看法，將來發展到什麼樣子，可能關心的是這些問題，我對這些問題講講吧，也沒有組織，想到什麼就講什麼吧。

總的來看，山東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形勢是很好的，雖然最近出現了一些問題，會議上有些爭論，這麼大的一個運動，爭論是很難免的。兩個階級的鬥爭，兩條道路的鬥爭，兩條路線的鬥爭，一度時間爭論的問題解決了，也還會出現的。《十六條》講的很清楚，運動是會有反復的，反復對我們是個教育，是個鍛煉，沒有什麼壞處。大家是怎麼想的我不知道，總的有兩個方面的看法，最近這個變化是很大的，昨天下午山東軍區發表了個聲明，這個聲明對今後扭轉山東局勢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明天或者後天，濟南軍區還有個聲明的。昨天晚上山東軍區聲明以後，和濟南軍區負責同志看了他們一個報告，這個報告看來有些需要再爭論一下，明天或者後天要發表個聲明。這兩個聲明一發表，山東的形勢要起一個很大變化的。政權沒有武裝支持是不行的，因為山東軍區發表了聲明支持，有了部隊的支持，政權就能鞏固。不是說過去沒有支持，過去也支持了，是堅決支持的，不支持，省里的“三結合”的班子就不能成立。群眾組織，革命領導幹部，部隊是其中之一，在每一個重要事情，重要的關鍵時刻，山東軍區對省革命委員會都是有很大支持的，為什麼還有這個聲明呢？因為最近發生了一些事情，認識上不一致，部隊表示了態度，發表了聲明，就一致起來了。

最近以來，有不少的可以說是謠言吧，我想把這些事情的經過、一些情況和同志們講一講，讓同志們自己判斷。一個月以前我在北京開會時，就有不少的謠言，有的說我在北京叫楊司令扣起來了，後來說我和楊司令在那裏打官司，說是去是為了打官司，不是的，我們倆一塊回來了，這都是謠言。從北京回來以後，謠言就更多了，我接到了好多地方的宣傳品，有濟寧、昌濰、兗州、荷澤等地的，有些確實不是些真實情況。比如說山東省革命委員會犯錯誤了，說江青同志已表示了態度，要進行改組，要姚文元同志來接管。姚文元同志是來了，張春橋同志也來了，他兩個都來過，但他們不是來接管山東政權的。還有個謠言說，楊得志司令接管山東政權了……真是想也想不了這麼多，現在是

謠言滿天飛，這都是些謠言，告訴同志們，都不是事實。

北京開會是軍委擴大會議，凡是奪了權的省的主要負責人都參加了，當時有五、六個省市，山西是劉格平同志參加的，黑龍江是潘復生同志參加的，貴州是李再含同志參加的，……去參加這個會議主要是了解一下部隊工作情況，同時對軍隊支左、支工、軍管等工作以便統一意見，統一認識，大家好回來布置。會上主要是結合批判劉少奇的問題，揭開了蓋子。我們在軍委沒打什麼官司。

會後周總理和文革小組同志專門接見了我們一次，山東工作能夠做的更好一些，對這幾個奪了權的省來說能起些好的作用。山東是一個大省，人口多一些，對幾個大省的工作，中央很重視，周總理專門拿出了將近一個整天的時間和我們一起研究了一些問題，楊司令袁政委都參加了，還有省革委的其他同志也參加了，可能大家因為這些問題，認為我們去打官司。因為我們談的很隨便，總理、伯達、康生同志都是無所不談的，和在家裏談話一樣，有些話本來不想向外傳，記錄不想向外拿的，沒有很好的整理，因為我們談的很隨便，從生產到運動，部隊問題，群眾組織問題，那個幹部問題等，扯的面很廣，主要是中央負責同志了解山東情況，便於對山東工作進行一些幫助，這是開會時的一些情況，不是什麼打官司了，怎麼樣了的。會議中間我們匯報了工作，主要是講委員會方面的，總的中央對山東工作是肯定了的，有些缺點，中央都給我們及時指出來了，我們要改。我告訴大家，沒有和楊司令打官司。

部隊支左工作有些看法，某些地方不完全統一，三月份我們就講過，在濟南也講過，這些東西可能有同志傳出去了，我們都是在桌面上講的，都是在委員會講的，現在看法是一致的。昨晚山東軍區的聲明我是完全同意的，並且簽了字的。濟南軍區有個報告，我也完全同意，也是簽了字的，對這些問題有些傳說，那不是官方消息。最近一個月來對山東省革命委員會刮了些風，一直最後對革命委員會砸了一下，今天要講一講這個事情，今天不講沒有好處，不講大家不了解。我看砸一下有好处，可以警惕一下嘛，這件事的發生並不是偶然的，從二、三月份已經有這個苗頭了，大家看到我的一篇文章《放手發動群眾，粉碎反革命復辟陰謀》在紅旗雜誌上登了，報紙上發表了社論，當時就發現苗頭了，我們考慮經過群眾反擊是能夠反下去的，但是也有個思想準備。在中央會議上後來我有一個發言，我說，山東的情況一個是能很快地向好的方面轉化，一個是要出個大亂子，但這不是壞事，我們盡量避免，盡量不使事情發展，從後來的發展看，運動往往不是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開頭四·二二大會就有所查覺了，群眾叫它個黑會，我說不能叫個黑會，還有個六條什么的，因為是群眾組織的，牽扯到上千上萬的群眾問題，不管怎麼樣，憲法上規定有集會、結社的自由嘛，不能叫個黑會。從這個會議看是個開始，以後發展到砸大眾日報社，就很明顯了，告訴同志們，對這件事，我們連個態度都沒表示的，群眾砸了就砸了，我們再恢復起來，主要是用事實教育，等待覺悟。隔了一、兩天，砸了省革命委員會，對這個問題需要講清楚，現在有人說是去要票，有人說要我接見，這都是假話，我們已經發覺一個月了。當時的情況是七點鐘佔領了總機，打了個電話給我，說要找王效禹。我一聽口音不對，我問是誰，說是宣傳部的負責同志，當時我知道總機叫人佔領了，很快總機的电綫全部切斷了。將近一萬人晚上用大車拉着石子，帶着棍子，去了就準備打架的，當時打傷近三十人，和中央的聯繫都給切斷了。我說該撤的就撤出來，沉住氣。你們看有幾間屋上的瓦都給拆了，拿着瓦往頭上砸，總共打傷了三百多人，並且聲明接管了省革命委員會，怎么能說是去要票，完全是欺騙人，這是個大陰謀。今天可以講這個話的，就是想接管省革命委員會，就是要奪省革命委員會的權，我們沒有表示，群眾不滿意了，當時就有六十多個人和幾個群眾組織的頭頭圍起我來，讓我表示意見，說革命委員會是我們建立起來的，我們不允許這樣搞。當時我說等一等，我正在公安局，我說讓他砸，砸了公安局再說，謠言總是謠言，瞎話總是瞎

話，說什麼去要票，你問：姚文元、張春橋同志什麼時候作報告來？這完全是個大陰謀。打傷了三百多人，現在還在醫院里。那時候我們看到橫冲直闖，我們辦公都不好辦的。我給姚文元、張春橋同志講，我們能保證你們人身安全就很滿意了，你們不要報告了。後來我給姚文元、張春橋同志商量，每個組織派兩個代表，見見面算了，他們同意了我的意見，後來見了見面，那里作什麼報告來，只是在紅代會上講了話。有的貼大字報，說我怕群眾，怕的要死，讓我出來解答問題，怎麼解答？問題是拿着棍子讓解答問題！山東軍區發表了聲明了，有部隊支持我們了，我可以講這個話了，這叫什麼事情？為什麼不叫反革命事件？主要是考慮群眾問題，我們不考慮別的問題，現在有些同志仍然不承認這個問題，不承認也好嘛！我說冲冲也好，省革命委員會是毛主席批准的，你站在什麼立場上，你接管了，是什麼問題？不承認叫歷史下結論吧。可能還要接管一次，接管幾次有好处，這不僅是濟南的問題，他們說三月份以來，省革命委員會不是革命的了，犯了錯誤要接管的，要打倒的。搞起了這麼個事件，在這種情況下群眾忍無可忍了，發動了反擊，有二十多萬群眾起來把衝省革命委員會的圍了個水泄不通，一夜就解決了問題，打了一個漂亮仗。姚文元同志講，打了一個大勝仗，就是這個仗。姚文元、張春橋同志都講了，你們打了一個大勝仗。確實對粉碎資產階級反動路綫反撲是打了一個大勝仗，給了他個教訓，叫他看一看群眾究竟有沒有力量，讓他們看看造反派力量有多大，他們說要組織六萬人，我說我們用四十萬人包圍，後來吓跑了一些，事情的真相就是這樣，實在不象話的，要不信就去參觀參觀，我們展覽了二十多天，打傷的傷號有的還沒出院。這並不是光濟南的問題，全省很多地方都有這麼個空氣，都是有聯繫的，不是孤立的。我告訴大家，省革命委員會自建立以來，在兩條路綫鬥爭中，我們始終是站在毛主席路綫一边的，這是中央肯定的，不管資產階級反動路綫怎樣反撲，怎樣凶，凶到什麼樣子，表現的怎麼厲害，山東省革命委員會奪權以後始終是針鋒相對的鬥爭的。當然在具體工作方面，有缺點有問題，政策掌握不那麼准，從主觀上講主席著作學習得不好，主席思想跟得不緊，從客觀上說原來的褲子癱瘓了，一切事情一下子捆上來了，事情確實多，手大捂不過天來。但是做為兩條路綫鬥爭來講，從目前看，我們沒出現方向性問題，希望大家對省革命委員會可以炮轟，可以提批評意見，但在主要方面不要發生誤會。因此就不能不講。現在各個地區發生的問題，我們可以公開的講，有些是地區、縣委員會本身的錯誤，不是我們的錯誤。你站在什麼立場上就很清楚了，看你是紅色的、粉紅色的，就是看你對革命群眾的態度，對待紅衛兵小將的態度，就是對待文化大革命的態度，這是革命與不革命、革命與反革命的分水嶺，《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上講了的，一個是始終承認他的大方向是正確的，支持他、依靠他，另一個就是，大方向看不見，光看枝節問題，顛倒黑白，混淆是非，把革命群眾打成“反革命”，圍剿革命派，製造白色恐怖，這就是反動路綫嘛。在這個問題來講，絲毫不能含糊，站到那一邊的問題，一邊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綫，一邊是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綫，如果我們是黨、團員，革命幹部，不了解主席革命路綫，怎麼跟着主席革命呢？說一千道一萬還是假的，你和資產階級反動路綫沒有划清界限，站在資產階級反動路綫一邊，換了人還是舊的。拿濟南楊毅來說，還是執行段毀的一套，還是執行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綫。我聽了幾個地區的匯報，昌濰、兗州、濟寧幾次匯報，根本問題是兩條路綫鬥爭，解決不了這個問題，其他問題就不好講。山東軍區的聲明要很好的學習一下，本着這個精神去做，問題解決得就能快一些，當然還需要做許多工作，有大量的思想工作要做，如果這個問題不明確，光看見革命小將的缺點，看不見他的大方向，光看造反派的缺點，看不見他們的大方向，一千條一萬條甚至再多，始終不能否定他們的大方向，因為他們是造資產階級反動路綫的反，造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反，這是大方向，有缺點是前進道路上的，我們如果去幫助他，提高他，幫助他們少出毛病，少犯錯誤。現在看，不少地區動員大批的農民，圍攻、

武斗、打，这个問題就很严重了，当然我們要解决，这是很突出的問題。前几天我曾讲过谭启龙时期发生了三个事件，青島、萊蕪、烟台打成“反革命”的有七千多，打伤了的人有几百，这个問題不能說不严重。对这个問題我們准备召开紅卫兵工人組織的會議来解决一下，特别是省軍区的声明将会起很大的作用。

总的意思是在两条路綫斗争中，绝对不能含糊，革命不革命首先看你站在那条路綫上，別把屁股坐錯了，这是給同志们讲的一点事情。

再一点就是現在几个地区的問題，有的解决得好点，有的解决得不那么明显，有的沒有解决好，本质是两条路綫的斗争。除此之外，有些政策界限問題也需要进一步做研究，現在有几个問題，我們要引起注意，一个是大规模的武斗，須要立即制止，現在武斗比較严重，有些省級机关干部都武斗了，有些是不大好解决的，要坐下来好好学习主席教导，要摆事实、讲道理，但不能武斗，武斗能够解决什么問題？小規模武斗也不要，这个問題归结到一方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挑动的，在这个問題上对革命左派来讲就要完全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照《十六条》办事，根本不能挑起武斗，如对方挑起来，打两下就挨着，我看就没事了。我曾讲到公安厅的問題，前一時間我在北京的时候，公安厅曾給我联系，听说要砸公安厅，我就告訴公安厅，你把机密文件藏起来，三天不要开门，睡上三天觉，他砸就砸嘛，你不用管他，砸够了就不砸了，第二次又給我联系，我說还是用那个老办法。砸了报社，第二天街道上的群众就不滿意了，就我們來說，我們不和他武斗，我們革命的同志，不能挑起武斗，不管革命与不革命，武斗不要再挑起来了，誰要再挑起武斗，叫卫戍区抓住是一样。現在革命派与革命派之間打内战打的很厉害，人民日报要我介紹解决不打内战的經驗，我再交給同志们这个任务，摸索經驗，为什么打内战呢？总的方面看，夺权以后主要的敌人打倒了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敌我矛盾減輕了，内部矛盾增加了，具体事物要具体分析。財經学院打了起來，让我去解决，我說什么时候你們打够了我再去解决，有些确实不好解决，内部斗，影响了生产、工作，影响了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为什么要这样做？如果我們都是革命的，大方向一致为什么还要打呢？对这个問題我建議，只要不是主要問題，大大采取让步的办法，不要一提就提到原則上，上綱那么高，只要不是方向、路綫問題，就要本着忍让的精神，《十六条》指出不要在枝节問題上糾纏不清，否則对抓革命促生产有很大影响，希望同志们創造些經驗，这是第二点。

再一个是保守派的問題，怎么叫保守派。我看沒有那么多的保皇派嗎，有些同志可能保守一点，从本质上是革命的，不能把这个帽子一下子給群众戴上。革命派有这个責任，也应该这样做，要千方百計的把他們团结过来，要把受蒙蔽的盖子揭开，把广大群众爭取过来，把极少数保皇派孤立起来，只有这样才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曾和同志们讲过这样一个問題，两个人团结一个，爭取一个，完全可以这样做，两个人团结一个还不行，那还叫什么革命派呢？有个单位有四百人，造反的同志有二百人，我說你用这个办法，两个人給他一个人革命嘛！交給他任务，经过三、五天時間爭取一个，如果做到的話，很快就变成多数了，要通过同志、亲戚、朋友、家屬关系进行帮助，把他們帮助过来，我看完全可以做到，为了革命不要計較过去的仇恨。在抗日战争时期，主席讲过要依靠进步势力，团结中間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十六条》、《二十三条》讲到要发现左派，依靠左派，团结中間力量，爭取大多数，这是个战略問題，掌握不了这个問題，革命就取不得胜利。誰是我們的敌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那是應該爭取的？那是應該团结的？要搞清楚。主席还讲到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領錯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光少数是不行的，要放手发动群众，形成群众运动，成为浩浩蕩蕩的革命大軍，光少数，你旗帜再鮮明也革不开，群众团结不过来不行。我就讲到这里。

(济南市財貿系統革命造反总指揮部 67.6.3)

王效禹同志讲话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八日)

我没什么报告。昨天刘长茂同志去告訴我，說今天开个会。开这个会的都是作战的同志，一定叫我在会上讲一讲，我說沒的讲。后来非叫来不行，不得不来，确实沒的讲。

最近报纸上发表了毛主席的許多著作、讲话和几篇很重要的社論，当前都要按照毛主席讲话和社論精神研究我們的运动。这几天我学的很差，有的沒学，更不好讲。刚才我問讲什么？想叫同志们出題目，說叫随便讲，就更不好讲了。前两天我看了几篇社論，最近看了毛主席过去的著作，根据我們当前运动情况，从毛主席著作中得到些体会，随便讲讲。

主要讲《毛泽东选集》头一篇。好多同志都用这篇文章，研究階級分析問題。《語录》有几段我不准备談了，把意思說說。因为对这篇文章用法不同，所以最近我又看了几遍。我領会得不深。主席关于階級分析那篇文章，結合人民日报几篇社論，看我們如何作战法。

同志们怎样作战，这属于大方向問題。主席的文章开头就把問題提出來了，革命的首要問題是敌我問題。我們打仗首先要分清敌我，解决敌我問題。提到哪是敌人，哪是朋友；也提到在历史上沒有一个革命党領錯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然后整个篇幅，分析中国各个階級动态情况，分析了地主階級、买办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主席为什么这样分析，分析結果把敌我問題找出來了。那个时候，当前主要敌人就是地主階級、买办资产阶级。确定了革命对象。有的階級可以爭取。民族资产阶级，有时候是我們的敌人，有时候是我們的朋友。主席在階級分析那篇文章里，对整个中国社会階級作了观察和分析，确定了哪是敌人，哪是朋友，哪是中国革命的动力。这样，从那篇文章看，中国革命发展都是按毛泽东思想发展的。

我們今天讲階級分析，用那篇文章，有的說不大符合。我又重学了那篇文章，有些体会。主席用馬列主义方法分析了中国社会，确定了革命的动力，哪是朋友，哪是敌人，确定了打击的目标。当时讲到地主階級、买办资产阶级是主要革命对象，是我們的敌人，今天行不行？是不是今天我們的主要敌人也是地主階級、买办资产阶级？我們說经过三十多年革命、十几年建設，地主階級从經濟上是打倒了，沒收了土地，从政治上也算打倒了，罢了官，夺了权，专了他的政。资产阶级通过几次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革命，从經濟上也打倒了，从政治上也是夺了权。今天如果我們再把矛头指到这些地方，搞这些人行不行？需要进一步研究。通过这样斗争，把剝削階級从經濟上、政治上打倒了，夺了权，实行了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了新民主主义，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再以他們为主要敌人，恐怕是不太对头的。这是我自己的体会。但是又不能說不是指向他們，問題在什么地方？主席讲，他們人还在，心不死，我們还要很好地研究这个問題。剝削階級虽然是被打倒了，但总还是有反复的，想复辟的，时时刻刻想恢复他过去的統治。列宁讲恢复他們过去的天堂，时刻不死心。主席經常教导我們，階級斗争是长期的，就是从这点出发。今天地主階級和资产阶级起来革命，推翻我們，有沒有力量，行不行？我看，中国的地主階級、资产阶级扛起旗幟我們的命是革不了的。地主階級已經被搞臭了，地富反坏右是我們的专政对象。他們如果想扛旗幟来造反，是造不了的。他要想专我們的政，专不了。那么，他們用什么办法复辟？想什么办法恢复他們的天堂？只有一个办法，就是通过他混入我們内部的代理人，通过他們的代理人恢复他們的天堂，恢复他們的統治，也就是混入我們内部的階級敌人。这个我們不容易

看出来,其实主要敌人在我們跟前。那些被打倒的,当然我們不得不警惕,但是当前不是主要的敌人,致命的敌人已經钻到我們內部,如果不在这方面找这些作战对象,就达不到主要目的。

这些代理人在哪里?是怎么回事?我自己的看法,根据我学习的几篇文章,根据斗争情况考虑,从政治上,我們把权夺过来,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从經濟上剥夺了剥削阶级的所有权,革了他的命。但作为意識形态方面,在文化領域、思想領域、艺术領域,我們还没有革他的命。剥削阶级是打倒了,但剥削阶级的思想、意識形态,我們始終还没有把他革掉。革了沒革?造反了沒有?造反了,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一直在这方面是有斗争的。最近公布了《武训傳》的批判,过去有紅樓夢批判,开展了許多斗争,但是作为整个文化思想領域斗争,还没有搞。經濟上革了命,政治上革了命,在思想意識領域沒有革了命。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是苏联。苏联在建设社会主义以后,沒有进行文化革命,就是說,在思想領域、意識形态方面沒搞革命。正由于在意識形态方面沒革命,把剥削阶级的思想意識继承下来了,以至后来走了回头路,回到了资产阶级复辟路上,出了修正主义,修正主义是资产阶级思潮,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我們经过这样一个斗争,主席总结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經驗,总结了中国的經驗,提出和亲自领导了文化大革命,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解决意識形态方面的问题,叫触及人們的灵魂。

从剥削阶级遗留下来的东西,林总讲集中起来就是一个“私”字的问题。表现到意識形态方面的东西好多,从意識形态看是这样,整个讲是第二性的东西。基础和上层建筑,存在决定意識。作为意識形态对經濟基础的反作用来讲,在某一时候起决定作用。不改造意識形态方面,就不好改造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问题,就不好改造經濟基础的问题。没有一个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你想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是不可能的。你资产阶级思想来领导,怎么能建设社会主义?那只能领导到资产阶级道路上去。思想文化領域、意識形态来个大革命,彻底破除剥削阶级旧的思想意識,《十六条》上叫破四旧,大破资产阶级意識形态,大立无产阶级意識形态,这样能保证我們沿着主席指出的道路,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而不致于使我們的国家走回头路。从文化大革命过程,我們看得比較清楚,如不破这个东西是不行的。

怎么破法,誰领导这个革命,通过一年看就比较清楚了。刚才讲剥削阶级思想意識,已經继承下来了,誰家继承下来了呢?现在看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继承下来了。我們当权十七年来,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直是坚持走资产阶级道路,执行资产阶级的东西,抗拒无产阶级思想,抗拒毛主席的思想。如果走社会主义道路,把文化大革命搞好,在思想文化領域来个破、来个革命,非用无产阶级思想,非由无产阶级领导不能完成这个革命任务。这样看两条路綫的斗争比較突出了。刘、邓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的代理人。他一直继承着资产阶级意識形态,走资本主义道路。最近揭发了好多东西,大家可以看到了。刚才讲的,地主阶级、买办资产阶级那时是主要革命对象,但是通过这个革命以后,他已經由代理人钻进党内来,这些人实际上已經代表了资产阶级,成为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如仅从他們的成分和历史上看,就找不到这个问题。我不知道他們的成分是什么?讲历史是知道一些。光从这方面,就看不出是当前主要敌人。如果我們这样看,看执行的政策,代表的什么东西,什么道路,到哪里去,这样就清楚了。是代表着资产阶级,他走资本主义道路,每一个重要的关键时刻,都是和毛主席唱对台戏,和毛泽东思想唱对台戏。在几个主要问题上我讲一讲。我們說社会主义經濟集体化,或者叫全民所有,他们就搞单干,搞分散。在經濟上是針鋒相对的。在文化上,毛主席早在延安就提出,給平劇院的信就提到,在舞台上要表现劳动人民,但他們偏偏不表现劳动人民,而

表现复古,搞一些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甚至有更出奇、千奇百怪的东西,什么鬼怪都搞到舞台上去了,提倡封建的、资产阶级的东西。这在文化方面。讲无产阶级专政,他們不讲无产阶级专政,讲“修养”,讲武装斗争,他不讲武装斗争。这一点,过去的聞志比較清楚,最近更清楚了。抗日战争結束,蒋介石搞内战时,原来不知是刘少奇搞的,那时是有斗争的,当时叫我們解除武装,我在那个部队就被解除了武装,当时我們不通,有斗争,解除武装换便衣,插枪,搞生产,部队下了命令,不知是从他那里来的,后来知道是主席纠正了,一支枪、一粒子彈也不能少。现在知道这事是刘少奇搞的。那个关键时刻,如把枪插了,什么社会主义,什么共产主义,也主义不了。完全站在资产阶级立場,走资本主义道路。

主要敌人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們代表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綫,恢复资本主义。你今天从他成分上看,就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拿山东来说以譚启龙为首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个帽子是不大不小的。有人也还分析这个问题,譚启龙是个放牛娃,出身是很好的,参加革命也很早的,搞了将近四十年革命,說资产阶级的你可能还不通的。但今天他实际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代表资产阶级路綫,抵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綫,抵抗无产阶级革命路綫,作的结果是资本主义复辟。在山东过去也有一套,讲起来是领导问题、干部问题,实际上是政权问题。已經把政权夺去了。权力在他們手里,如果他們再搞下几年去,就把我們引到修正主义道路,资本主义复辟,我們还不知道什么事情的,稀里糊涂的下去了。《通知》上主席讲的,那实际上是专了我們的政,时机成熟以后恢复资本主义,实行白色恐怖,实行资产阶级专政。从这篇文章联系今天,应这样分析当前情况,这样体会这篇文章。

用阶级分析方法,分清敌我友的问题,究竟哪些是我們的主要敌人,我們应当掌握斗争的主要目标,应该指向我們的主要敌人。《十六条》指出,打击的重点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二十三条》也是这样讲的,当时体会不深,经过文化大革命,体会就較深了。所以我們今天再学习主席这篇文章,分析当前形势,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应当把主要敌人分清楚,分清敌我,掌握主要矛盾。当前主要矛盾是广大工农兵和革命干部同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对抗性的矛盾就是敌我矛盾。我們当前最危险的敌人,最主要的敌人,就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各个地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通过一年的文化大革命,我們看的这个问题就更准一些了。为什么这样讲呢?在文化大革命开始,破四旧,破旧的思想文化,这些人就首先坚决抵抗。领导权在他們手里,文化大革命就搞不下去,触及不了他們的灵魂,他們也不想触及灵魂。凡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控制的地区和单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无法进行的。他們抗拒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綫,抗拒走社会主义道路。如果不把领导权夺过来,不把他们打倒,不罢他們的官,不夺他們的权,那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能进行。如果不能进行,不能在意識形态方面来个破,就不能树立新的、共产主义的东西,就不能創造共产主义思想,培养共产主义战士。叫这些人领导,势必把文化大革命半途而廢。文化革命半途而廢,我們革命也就半途而廢。通过斗争看,形势已变化,这些人不管历史是什么,成分是什么,已經牢牢固地站在资产阶级立場上,作为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出現,成了当前我們的主要敌人。如果不是这样,我們回过头来看,已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僵尸,剩下的几个分子,他們当然人在,心不死,有空就捣乱,但最大的危险,是钻进党内的代理人。所以党中央提出,重点是打击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意义就在这个地方。为什么讲党内的?因为他有权有势,政权就在他手里,他可以有事說了算。这就是如何运用这篇文章,分析我們这个斗争的敌我问题。如果不是这样体会,就拿主席那个讲法,主要的敌人是地主和买办资产阶级,如果那样找敌人,就会漏掉主要敌人。那时的敌人,今天不是主要的。当然也是我們的敌

人，他們人还在，心不死，时刻想复辟，恐怕最大的复辟办法是通过他在党内的代理人来复辟，这是主要的。作为意识形态，思想领域方面，我們都是从旧社会来的，每个人都有一点，从总的方面讲是这样。但是能够作为这样的代表人物，是少数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一小撮。在文化大革命中，主要敌人是一小撮。如果这样說对的話，我們就本着这个精神，学习中央最近发表的几篇文章，和主席的阶级分析的問題，大家要从这个方面来学。

另一方面看到，文化大革命和其他大革命同样是领导权問題。經濟革命是这样，我們掌握不了领导权，搞土地改革是搞不了的，实行资本主义改造，改造资产阶级是改造不了的。文化革命，如果我們不能掌握领导权，要搞文化方面革命，也是搞不了的。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已经是二十五、六年了，二十五、六年如何贯彻的？在文化方面的道路、方向、立場問題，都給我們定下来了，可是这几年贯彻的如何呢？可以說沒有很好地贯彻。什么道理？中央《通知》讲的，就是文化界领导权被他們篡夺了，被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篡夺了，他們不去执行，而是对抗。所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必须解决领导权問題，不仅是文化领域，而是政治领域，甚至是經濟领域，牵扯的面就广了，牵扯到一个权的問題。如果不解决誰掌权的問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其他革命一样，同样进行不彻底。这个也是通过一年文化大革命看清楚了的，当然也是对主席的指示有所体会。在这里向同志们提出来，这是一个意見。

第二个，确定了敌我問題，我們斗争必须掌握大方向，矛头必须一直指向主要敌人，在这个前提下，把能够团结的人团结起来，才能取得胜利更快，斗争更加順利。如果不是这样，矛头指错了，就会走上邪路。我們这个战斗中，主要敌人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大家应如何圍繞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主要目标奋斗。打日本鬼子时，主要敌人是日本，能团结的就团结起来打日本鬼子；打国民党的时候，主要是打倒蒋介石；在这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候，主要敌人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各个单位、各个地区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我們要集中到这个地方来，掌握大方向，在这个基础上联合起来。现在如果这个問題弄不清楚，最近出現的一些問題，也是在这个問題上弄不清楚。打内战的問題，就是在这个問題没弄清楚，容易打内战，离开主要的敌人。我看最近几篇文章也是这个精神。那么，敌人定下来了，为了我們更能够取得胜利，那就叫战略問題、战术問題，在这个問題上主席的教导我們可以看一看，《十条》讲的很清楚，《二十三条》讲的很清楚。主席在战略問題上讲的很多了，在抗日战争主席有几篇这样的文章，讲的很清楚，名子都忘了，都讲到了。特别提出来团结中間力量的問題，《二十三条》是这样讲的，《十六条》也是这样讲的：发现左派，依靠和扩大左派，来团结中間力量，争取大多数。在这个問題上，主席往往叫它战略問題，哪是我们的敌人？哪是我们的朋友？争取誰？团结誰？在抗日战争时，主席是这样提：发展进步力量，团结中間力量，孤立頑固势力。这不是个一般的問題。在这个問題上，在中国革命历史上，有的犯了严重錯誤，也是毛主席纠正了。就在十年内战时候，党内有的人就是王明提出中間力量是最危险的敌人，所以后来我們遭到孤立，打击了中間势力，因此经过一个时期的斗争，自己孤立了，受了很大损失，毛主席后来纠正了。毛主席纠正了这个問題，提出了统一战线，提出团结中間力量，抗日战争形势很快就起了很大变化。抗日战争又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取得胜利的。这是我們在历史上的教訓。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也是有爭論的，也是有教訓的。在中間力量問題上，以后还是照毛主席的話，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的，如果不是这样作，仅仅依靠自己，依靠我們左派，光我們自己，光我們左派，那就革不了命的，总是要把广大群众团结起来，包括落后的争取，中間的团结，这才能够調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也才能够把目标集中起来。主要敌人找到了，能不能打倒这个敌人，取得这个胜利，那就是战略問題。毛主席

的阶级分析那篇文章，同样可以找到这个問題，当然那时指的是中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还有这个，同志们递了个条子，要求讲讲新的战斗，急于求战。仗恐怕还有打的，告诉同志们，問題是如何能取得更大的胜利如何能打赢的問題。

我刚才讲的，在这方面要根据毛主席讲的，按毛主席指示，如何求得文化大革命取得更大的胜利。《十六条》讲的很清楚，毛主席在这篇文章中也讲到，特别是毛主席分析民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在一定时期，他們可以作为我們的朋友，在一定时期也可能成为我們的敌人，它有两面性，那一些人可以做我們的朋友，我們可以争取。我們今天讲这个問題的目的，提到今天的情况，可以分析一下，前两天和同志们研究这么个問題，我們团结中間力量，或者说争取落后力量，做为一个主要战略任务提出来了，同志们不是要战斗吗？我就讲这个問題，我给工人指挥部讲这个問題，你們要不要两个人争取一个，作为一条任务提出来，两个人团结一个，要你們考虑行不行？为什么这样讲呢，当时那一个单位有四百人，造反的同志有二百人，我說你用这个办法，两个人给他一个人革命嘛！要交任务给他，两个人三天时间争取一个人，团结一个人，如果做到的話，我說他两天就能变成绝对多数了，那四百人，一边二百，两天的工作就拉过一百来了。你說你革命，两天时间还拉不过一个人来？怎么叫革命？我說这样試一試，如果行的話，作为一个战略任务提出来，也不管紅卫兵指挥部的，也不管工人指挥部的，大家做为一个战略任务提出来，这样开展一个运动，絕大多数就团结起来了。

当然这里面有困难，比那个打还要困难。这个問題坐下来，分析分析思想条件，分析分析对象，大家如何做他的工作。打好打，挽下袖子就揍起来了，高了兴动动手，武斗一下。这个工作坐下来用脑子，但搞好了收效很大。工人指挥部的下属組織合起来十几万人，开展这样的运动，嗷的一声就扩大一半，就团结过来了。我們经过这样几翻，你不是就把受蒙蔽的群众基本上消化掉了。你不一定把他們包围到省革命委员会里头，开展政治攻势，觉得痛快一些，这样也很痛快。我就举了一个例子，四二年或四一年下半年，那时候斗争比較紧张，党中央提出讓我們开展了“一封信”运动，对汉奸讲的，结果不仅部队开展了“一封信”运动，机关干部开展了“一封信”运动，后来家属社会上都开展了“一封信”运动，有些据点就叫我們攻垮了。通过机关干部个人关系再加上他們的家属，实际上所謂“一封信”运动还不知写了几封信，那一个攻势一开展，根据地的局面大大改变了，我們何尝不可以开展这样一个政治攻势。我們大家对着受蒙蔽的群众，有的叫他保皇派，有些人不一定叫他保皇派。有些人是看不清楚，当然有些可能是保皇的，这样大家开展一个政治攻势，分配一个任务，两个人，一天的时间，一定要争取一个，团结一个。千方百計，通过家属、朋友，通过对什么关系，这样搞工作。我們这样开展一个政治攻势以后，同志们，形势基本上就可以来一个大的变化。这就把大多数团结起来，这就是战斗任务，这是如何团结多数問題，这是个方法問題。

当前来讲，同志们要求我分析一下山东情况，赶快布置战斗任务。我們要准备战斗。这个情况我可以告诉同志们，我所知道的，目前的斗争比較紧张些，但是我的看法，会更好轉的，这一时期做了很多工作，情况已經有了很大变化。虽然有的地区现在正在斗着，可从根本方面看，情况已經向好的方面轉，特别最近解决了这几个問題后，估计形势很快有变化，看昌潍的問題，从昨天看，基本上是解决了，兗州的問題正在解决着。济南的問題我看形势很好，有些具体問題我不想和同志们讲了。这几天我們主要是在这些方面作一些工作。明天准备召开全省的县以上的和部队的师以上的干部会議，在这个会議上准备把当前形势、今后任务和存在的問題都要讲一讲，通过这个会議以后，可能山东的形势变化更快一些，再多的我就不向同志们讲了。这是大家最关心的問題，也是最担心的。

拿战斗来看，我倒和同志们相反，我倒不希望同志们現在急于参加战斗的，还是建

職工廠的回到工廠里边、学校的回到学校里边，好好地学习最近这几篇文章。把本单位的斗、批、改搞一搞，組織整顿一下子，对外头发生什么情况，在这一方面，大家不要急的。我这里讲几个具体问题，大家不都是作战的么，除了在战略上团结中间力量，还有个战术问题，战术是主席讲的比较好领会的问题。主席不是这样讲么，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大家本着这样一个精神，我们不要叫人家牵着我们的鼻子走，指挥我们。我们应该是自己主动，现在我看我们许多同志叫人家牵着我们去，到处挨打，这是战术上很不讲究的。你好比说，人家给我们贴大字报，这个大字报对我们不大礼貌吧，我们恐怕回击人家两张的，最少是这样，你来一张我给你两张，又或者两张还要多，一张引起好几张来。我是不大赞成这个办法。大字报叫他贴么。我们贴谁的呢？贴刘少奇的，贴邓小平的，贴谭启龙的，贴你本单位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除此之外，我概不贴。研究的材料，研究的斗争部署也是在这边，如果你给我贴的很多，攻的我很厉害，我先让一步。你攻我，我不攻你，问题不是解决了么！你给我贴一张我不讲，贴两张我不讲，贴一百张我也不讲，你猛贴，这不仗就打不起来了么。我们打，打主要的敌人，我们就不去和你们打。如果人家给我们贴一张大字报，我们就回击人家一下子，这样很容易人家叫我们上那里去我们就上那里去，你不去，人家给你贴张大字报引你就去了，这样的话，就很容易人家叫怎么样就怎么样。我们就不管，我们自己争取主动，对主要的敌人打，我们不要搞得那么被动，疲于奔命。拿竞州的问题来讲吧，我和同学们讲的很多，同工人讲的很多，他们有的确实想着去解决竞州的问题，就去了几千人，开头去了几百，去了没几天，结果叫竞州农民调动了几万，打伤了若干，这个问题解决不了。后来有的同志说调他几万，我说好啦，竞州人民三十七万，我说你调三十七万，你才和他一半一半，三十七万人，他调三十七万人到那个地方去打他两个月，也不分上下，这个仗不能那样打的，那样打很被动。一句话就激起来了，激起来之后，我们就马上出动，马上就准备回击，这样很容易自己陷于被动，弄得怪紧张的。而且好多地方弄得无理，斗争要有理有利么，这样我们有时候掌握不住理，人家竞州的和我们讲，你说我们打你，我们打你为什么在竞州打，为什么不上你那里打？斗争是你们挑起来的，你们跑到竞州来的么！你怎么说我们挑起来的呢？我们在竞州这个地方。当然那一天我把这个道理讲了，我说不在在那里，也不在什么问题，主要是两条路綫斗争，这是竞州革命委员会挑起来的，革命的学生到你们那里去，宣传毛泽东思想是合理合法，砸两个牌子有什么了不起，你们围攻学生，围攻学生你们就叫资产阶级反动路綫。话是这样，可是他一时还是不通你在我们这里打的这个事。这就被动了。我想这是举这么个例子，当然话是这样讲，但是总的不管怎么样，还是竞州地区革命委员会负责，因为学生到这里革命串连是合理合法的，宣传毛泽东思想是合理合法的，作为一个革命委员会，绝对不应该动员农民挑动工人去斗争学生！那就违背了主席的教导，这就叫作错误，这个错误还很严重。可是我们同志，不仅这样，还想夺权。后来我们就讲，你怎样夺法，你们有多少人住在那里，住上两千人了不起了吧，两千夺过来，你守不了那个摊子。你夺过来你还得掌握，你解决竞州的问题还得依靠竞州的群众。你去一两千夺了权，夺了权以后你住多少日子？住一年么？你住一年走了，还得退出来，这些问题弄得很被动。当然好多方面还很被动，好比街上的大字报，人家贴的大字报不对头，稍有贴的不合适，不是给人家批上几句，就是贴上几张对着，这个没有什么好处。如果说我们的对手摸惯了我们的脾气的話，同志，我们就容易陷于被动挨打，给我们自己制造混乱。前一个时间我在北京的时候，和公安厅联系了两次，第一次公安厅得了个情报：要砸公安厅。我就打了个电话给公安厅，你把机密文件藏起来，藏起来以后三天不要开门，你睡上三天觉，他攻就攻嘛，你管他干什么。攻三天攻够了他就不攻了嘛，不攻了你就出来作工作，你们不要理他。头一次没有攻，第二次攻了，又给我打电话，我说你还是采取那个办法，你不要理他，你不要理他

多主动，你该怎么工作就怎么工作。攻不上几次，自己就脱离群众了。比方砸大众日报社来讲，把报社砸了以后，不用我们说话，第二天群众已经不满意了，我们不用说话，群众砸、抢。说造反派好砸好抢。有时候我们就很容易搞出漏洞来，结果在冲省革命委员会那几件事之后，我就和同志们讲，把这个旗帜夺过来，迅速写一篇文章，打、砸、抢是谁？谁打、砸、抢？这个旗帜就夺过来了么！可是结果呢？后来发展了以后我就说算了夺过来，我们就想看一看，究竟是谁打、砸、抢？到处的宣传，原来我们大家商量着，这家抢？这样恐怕一展览以后，打、砸、抢的问题就解决了。可最后我们来了个发明，弄了个稻草叫他拿着，恐怕有的地方也敲了两下子。在这些问题有时候也闹的怪被动的，这就是些失策的地方，并不是好办法。最近三次吧，向同志们讲一下，聊城最近我们发了个电报，叫他们派代表来汇报工作，但是他那个对立面是属于造反派的，这个没问题，我们支持他，结果，代表一住下，他们跟着来，加上我们这里的同志们讲，把他们给架走了，我们就不好讲话了，人家向我们提出抗议，你们叫我们来汇报工作，结果连我们人身安全都没有。这个事是很麻烦的，我当时讲，这个事要查清楚，是那个单位架走的，我们给你们要回来，我不太清楚。这个问题就很被动。枣庄发了个电报，叫他们代表来汇报工作，来到以后，头几天没什么，隔了几天，结果把这部分代表打了几个，打伤了几个，打伤了后，抬到省革命委员会，接着人家那里发了个报，对我们提出抗议。结果很被动，我说你们赶快查这个问题，一面查一面把人送到医院里，在医院里不保险，后来把这几个人送到南郊宾馆，慢慢地开会，因为这几天忙么，结果到那里南郊宾馆里不管饭，说是黑老保，后来没办法了，他们就跑了，不管饭就跑了。昨天打发人，叫杜春胜同志找了找他们，把他们集合起来，又找了个地方，再和他们研究工作解决问题。我说你告诉那些同志，我们不好表示态度支持他，你造反很好，你这样搞我们怎么支持你呢？这个支持就不好讲了，人家汇报工作，你把人家架走了，连饭也不管，你说怎么支持呢？这些问题很被动的。刚才说到竞州的问题，竞州问题开会解决几天了，有些问题比较接近解决了，今天中午刚吃了午饭，两个代表被架走了，架走了以后，部队的同志打了四次电话，叫赶快找，结果找回来了，这样一弄我们很被动了。这个战术不好，造成我们自己被动。这不叫什么战术的问题，现在革委会本身也很被动，你们这个斗争也很被动的。现在提出这个问题来，恐怕各个地区这个问题是比较多的。如果不注意这个问题，我们整个局势是会被动的。这都是在战术方面，我们如何争取主动，如何不陷于被动。时时刻刻的保持着主动权，这样我们不要急于求战的，如果真正他敢于向我们搞一次反扑，我估计受到的打击还要比这次厉害的多的，因为我们已经有了经验，所以大家不要急的。

看见这种情况，敌人还要不要向我们搞一次反扑，阶级斗争两条路綫的斗争么，有这种象征的，现在从我们工作来讲，我们尽量地争取做好，少出现或不出现这样的问题，如果做不好，很难免，可能还要搞一次反扑的，因为争夺领导权，可能还要来上几个回合。目前看，苗头是有的，但是通过这次斗争，再要搞一次反复，也是有一定困难的。现在我所知道的，形势的变化对我们很有利，可能两三天以后对我们更有利。我也只有这样讲，究竟哪些方面，我不多讲。这次斗争，主要叫同志们考虑如何争取主动。有些学校里对他们讲了，他们很接受的。比如人家给他们贴了些大字报，接着我们就出了宣传车，一搞以后就呼隆一下子，问题解决不了，相反的很被动。有一些问题叫对方就抓理，抓住理我们就不好讲。这是在斗争战术方面，大家应该注意一下。现在应该特别注意，注意什么？我总感觉我们这些作战的同志是不是热度比较高，高也不应很高，别注意，注意什么？我总感觉我们这些作战的同志是不是热度比较高，高也不应很高，很高了就应该冷一冷，热度很高了也不好的。我总感觉热度比较高，当然要有一定的

热度，也不要烧的很高。如果讲问题的话，每天最少要有十几个地区发生乱子，最近很快有变化。我们抓住解决了这个问题。这是讲的一个问题。

再一个问题就是抓主要矛盾掌握斗争大方向的问题。希望作战的同志们坐下来，开动脑筋，研究一下子，如何批判刘少奇、邓小平，批判谭启龙和本单位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这个斗争开展下去，这是要用脑子的。出主意，想办法，坐下来商量，光冲不行。这次批判谭启龙，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凡是参加会的都感到收效很大，用摆事实，讲道理的办法坐下来搞一搞。比方批判刘少奇的问题，昨天和路宾同志商量了一下，到现在还没有一篇象样的文章。始终组织一个象样的会议也没有，大会很多，发言的太少了，几个人发发言，到时就走了，造声势是行的，要真是从理论上从影响上能够揭发出来，就需要坐下，很深入很细致很认真地商量研究批判。要看那一个单位，那一个群众组织，革委会的同志要参加，能不能最近组织几个比较大的座谈会，通过座谈会开他几天，揭发刘少奇、谭启龙在山东的影响，谭启龙在这个时期的罪行。这样能够求得更深入一步，把大的方向举得更高一些。这个会革委会最近组织各个单位组织一下子，这样把运动纳入到如何掌握大方向的问题，主要大家在掌握斗争的大方向的旗帜底下，和其他的同志联合起来，这样就叫大批判大联合。这是讲的一个问题。

再一个对保守组织的问题。保守组织就算落后力量吧，这还是内部问题不是敌我问题。但是里边的个别分子，操纵的挑动的，这是属于另外的问题。但是作为广大群众，我们采取一切办法争取他，团结他，使他离开反动路线，回到主席的路线上来，团结到我们周围来。不要采取硬攻的办法。压是压不下去的，因为他是一种思潮，当然这个话讲过若干次，有的同志是反对的，不过我还是这样讲。拿黑老保，我说以后我们不提黑老保，因为这个面太广了，很容易引起一部分群众对我们不同情。现在好多地方还是这样讲的。就是黑老保，也想办法把他分化开来瓦解开，团结过来，行不行？能够做到的。他不会铁板一块，因为他是错误路线方面。通过这个办法把他团结过来，以后黑老保就不是黑老保了。一律采取攻的办法、反的办法、压的办法，这样是不好的。这样最少是不策略的。这里再讲一个具体问题，今天发了一个通知，这个通知是这样，从最近以来，很多地方给王路宾同志、王历波同志和给我写了些大字报，特别近一个月来，有的地方以此作为一个界线来划分“革”与“保”的问题。这样不行，发一个通知，说给我们贴大字报没有什么，贴大字报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我们就不应该贴大字报？完全应该贴大字报的，当然贴对贴不对群众有眼睛么！群众去评论，不能说给我们贴大字报是错误的。昨天我在处理昌潍问题时，昌潍地区主要负责人是军分区司令员，他作了个检讨，检讨了这个问题，说对我的态度不好，我说你不要检查这个问题，你的错误主要是对待群众的问题，而不是对待我们的问题，你不是要炮轰么，我们如果稳定下来之后，就拿出个把月的时间请你们来轰轰，你们还没轰够么，轰轰以后有好处，我们思想上有毛病么，我们水平还很低么，大家轰一轰，起码对我们是个督促，是个监督，在这方面你是没有错误的。你的错误就是对群众的问题，就是因为群众轰了你，你对人家反击。当然要分清楚，你的问题和冲击省革命委员会是两个问题，冲击省革命委员会那是夺省革命委员会的权，那是两个问题，我们对他们是忍让再忍让，打垮了你这个组织，我们不表示态度，抓了个李虎，我们并没表示什么，对他们是个警告么，没想到警告他以后还是不觉悟，打垮了我们很多组织么。后来又把大众日报社给砸了，我们还没表示态度，我们还是等待他觉悟，以后还不觉悟，一直以后砸了省革委会，砸了以后我们还没表示态度，直到他宣布接权，群众忍无可忍，才包围了他，揍了他们，这和贴大字报是根本性质不同的，当然现在有些人或觉得错误，还不承认错误。我们说为什么不讲是什么性质，因为牵涉到很多群众，其实性质还不很清楚啊！你来接管省革委会的权是什么问题，这个性质还不清楚；当然我们现在还没表示，因为若干群众受了蒙蔽，你要一表示性质，对这些人压力很大，

不便于我们团结这些人，不便于争取这些人，他们现在还坚持着冲革委会没有错误。这题，恐怕定性性质，什么性质，叫群众评论去么。所以从这方面我们没有定性性质问题，恐怕定性性质，是个群众运动，当时群众气愤很大，把性质一确定，三五天嘴的一团群众不利，所以革委会没表示这个性质问题，并不是我们看不见，没有错误了，这主要是对待群众的态度问题。在这里我讲一下，不要以这个问题划一个革命派和保守派报没有坏处。如果贴了大字报这么多，有些同志不同意，我说同志们不要再回击。我们并且说给王路宾、王历波和我贴大字报的地方太多了，群众贴么可以贴。

这是今天发了个通知，我顺便和同志们讲一下。但总的意思就是要大家学习学习几篇社论，我讲是没的讲的，以前都讲了。前两天在部队讲了下子，明天还向部队同志再讲一讲，所以有些问题就不好讲了，最近有主席的好多文章，有人民日报社论，我们要按主席的文章和人民日报的社论来研究工作，部署我们的工作。但是怎样部署法、掌握法，就是如何掌握斗争大方向的问题，把矛头指向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指向他们不仅仅是几张标语，而是坐下来研究讨论，给我们那些洗毒，那些需要肃清，受了他那些害，那些地方受了他的蒙蔽，要从他的蒙蔽中解放出来。举这么个例子吧，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这是他的路线，他对我们的蒙蔽，我们要反对他们，我们要反其道而行之，针锋相对，我们要敢于解放一大片，对准一小撮，那就要反对他。再一个在文化大革命来讲，一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颠倒敌我关系，我们在这里揭发揭发来看一看，就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这是一贯的办法。再就是制造谎言，混淆是非，搞这么一套东西，当然过去的有一些我们可以联系起来，坐下来把它的影响、流毒彻底肃清，我们才能解放出来。如果完成这个任务，彻底搞好，就必须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来个破，控制我们十几年才来个破，这个东西不破，主席的思想是树立不起来的，因为主席的思想是和他针锋相对的，在任何问题上都是和他针锋相对的，通过对他的破才能树立起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来。需要我们大家坐下来看一些文章，写一些文章，发表一些意见才能做到的，如果这样作，建议同志们不管是工厂的、学校的学生还是回去搞本单位的，有的现在提出来到农村，我看到农村是不是要去，我倒不同意同志们去的，如果当前帮助麦收，几天也不是不必要的，但是还不一定去，去个几万人也增加不了多大力量，迅速回到本单位，现在本单位问题很多，不管哪个单位问题是有的，本单位的工作还没有搞彻底么，特别现在革命派之间的内战有不少单位都起来了，大家回去坐下来解决这个内战问题也好。你光打内战外战怎么打：你就打不着主要敌人。这一点双方都要坐下来讨论一下子，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因为都是革命派么！就是为了一张大字报或者几个问题打起内战来，有的打起内战还不好解决的。我想大家通过这个精神，才能把文化大革命搞好，搞到底。斗批和改，改还没有想好，省革命委员会以后准备搞个斗批改的经验，但是事情不由得我们，夺权以后两条路线的斗争一直这样紧张，一次一次地反扑，主要精力大部分都用到这方面来了，再加上生产的问题，所以斗批改现在还没有经验。我们坐下来，来创造这方面的经验。是不是坐下来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反扑，我们要上他的当的？不会的。恐怕不仅上不了他的当，还对我們有利。本单位的文化大革命搞好了以后，力量就扩大了，这样就好了，还对我們有利。就是现在我们许多同志坐不下来，光想打仗。农村里边的问题，现在在我们想专门解决一下，依靠我们派下去的同志解决不了，农村里边主要依靠农村来解决，当然大家不要担心，农村的问题也是很多的，还得一步一步解决。怎么样坐下来？我就不好再提意见，因为革委会有个决定，中央也已经有个通知，

我們要按中央指示辦事。這樣，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發展的更正常一些，更順利一些。如果說我們需要上街、宣傳、寫大字報，剛才我讲了，宣傳要宣傳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罪行，揭發譚、白的罪行。貼大字報也是这样，我看我們不去多貼。比如有的提出揪出王路賓，打倒王路賓，我們不去搞这个事情。他打倒就打倒。我看問題是這萬，我們就說王效禹是堅定的左派，我們不去搞这个事情。打不倒暫時先不倒。一天不倒作一天工作，你樣，打倒就很容易的，該打倒就打倒么。但是总的把文化大革命搞好了。我那一天給一個需要打倒就打倒，你一天打不倒我的了。你要打倒我，中央軍委還要叫我給你當政治委員，你打不倒我。打倒就打倒，這沒有什麼事情。我們要打倒劉、鄧，打倒譚啟龍。那天有個同志在会上呼了幾個口號，打倒誰，我說他值不得打倒，那個同志還在場，打倒他干什么。這樣大方向集中，把力量集中，我們就不至于叫人家牽着鼻子走。不至于叫人家指揮我們的。看見街上出幾張大字報，我們就沉不住气了，這樣就很容易被動。你貼吧，這里貼的較少，在青島的同志知道，我那個樓給我幾乎糊了幾層，你緊貼。你打倒算什麼，真是打倒你寫上兩張紙也是打不倒的。你就猛貼。也不要怕打倒。

我看我讲的中心意思，通过学习这几篇文章，学习学习主席的关于阶级分析，我們如何把当前的大方向来掌握住，从思想上、認識上，确实实把精力調动过来，矛头指向党内最大的走資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山东的以譚启龙为首的一小撮走資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至于你那个单位的走資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些人是少数的，不要打击面太广，不要打击一大片，我們敢于解放一大片，打击一小撮，把他批深、批透、批倒，把大多数群众解放过来，团结过来。这样就免除了內战，免除了群众斗群众，当然，群众斗群众是当权派挑动的，我們不負責了，但是一斗起来以后，就扭轉了大方向，走向邪路了。現在，机关里、学校里由于这样发展下去，武斗比較多的，大家要停下来，摆事实讲道理，矛头对准大方向，武斗的問題就好解决了。我今天主要就是談这几个問題。

（济南市革命委员会办公厅 67.5.31）

（济南市商业一局系統革命造反司令部 67.6.2）

天津市五金交电公司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总部

天津人民出版社十·一八革命造反团翻印 67.6.19

〔未經本人审定，仅供参考〕